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八十　　列傳二十二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驤 子有終　孫孝先

王超 子德用

馬全義幽州薊人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守貞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殺傷城陷變姓名亡命周世宗鎮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累遷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播州刺史宋初數遷擢從征李筠飛矢貫臂流血

被體拔鏃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城從征李重進亦有功遷至龍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卒年三十八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子知節

知節字子元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兵累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譟入賊遂潰去帝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

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遷内園使會韓景祐帳下劉昕脇牙兵爲亂知節領兵追擊殺之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人踰十紀矣知節曰羌亦人耳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遷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啓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即引去徙知鎮州車駕在澶淵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眞定逗留不進知節移書誚讓之超始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爲辭知節預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擢至僉書樞密院事是時

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自陳年齒未衰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以爲然因命製鋼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遇事敢言未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歷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真宗閱其權𤨏止命歸鎮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賓友儒者論事謇謇人稱其正直云

雷德驤字善行同州人周廣順進士宋初歷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因求見太祖白其事未引對直詣講武殿辭氣俱厲太祖怒黜爲商州司戶參軍知州奚嶼希普旨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銜之有言德驤爲文訕上者嶼給其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狀聞太祖貸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普由是出鎮河陽召德驤爲祕書丞歷度支判官太平興國中爲兩浙轉運使遷右諫議大夫雍熙二年徵歸朝同知京朝官考課初帝謂宰相曰自今令德驤錄京朝官

覆歷功過之狀引對旣得漸識羣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恥於顧問可以爲懲勸矣端拱初遷戶部侍郎未幾曾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驤方正班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帝慰諭賜金罷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德驤乘酒叱起居員外郎鄭構爲流御史奏劾第罰月奉訖曾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淳化二年爲其壻如京副使衞濯訟有鄰子祕書省校書郎孝先內亂帝不以孝先屬吏詔除名配遠州德驤亦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並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慚恚憤成疾三年卒德驤無

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爲士大夫所與
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既竄靈武意宰相趙普
擠抑之時堂後吏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請託
受賕而祕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多
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市白金半鋌因曰此令吾子知
要與胡將軍蓋謂贊也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滿出全
者許投牒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知偉
一任失其解由偉造僞印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有
鄰出入贊家故其事多實獄具偉棄市洞除名贊可度
仍籍其家有鄰授祕書省正字自是累疏密告人陰事

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聲號呼聞于外數日死賜德驤錢十萬給喪事

有終字道成以蔭補漢州司戸參軍署萊蕪尉知監劉祺頗易其年少有終發祺姦贓坐流海島以有終代之太宗聞其名遣內侍伍守忠同掌監事察知彊濟詔爲大理寺丞歷知諸州遷至少府少監坐衛濯獄貶旋召用以父之任舊官知江陵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規畫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鬬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栅會夜陰晦賊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

圍旣合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無筭就
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歷知幷州
遷給事中眞宗加工部侍郎還知審刑院俄授户部使
咸平三年益州奏神衛戍卒以正月朔日竊發害兵馬
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遂拜右
絳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廚
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爲招安巡
檢使又以洛州團練使上官正西作坊使李繼昌分充
川峽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爲益州駐泊都
監供奉官孫正辭爲諸州都巡檢使均率衆陷漢州進

攻綿州旬日不能下趣劍門先是知劍州祕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悉徙官帑保劍門焚其倉廪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逆擊之斬首數千級賊衆還保益州知蜀州供奉官楊懷忠聞變即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刻期進討時均尚留劍門與賊將魯麻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敗績二月再攻益州懷忠與轉運使陳緯三路分兵抗之乘勝逐至益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是月有終等至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二日均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徑入官軍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門

發伏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李惠死之退保漢州
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來寇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均
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孝若因言嘗
習武藝願改秩以効卽補供奉官俄以刑部員外郎馬
亮爲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昫
爲綿漢都巡檢使有終與石普屯城北門之西高繼勳
張昫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
忠與巡檢殿直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又
遣其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殪每攻城輒會雨
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以進賊鑿地道出掩溺

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屻是月詔洛苑使秦翰爲兩川捉賊招安使有終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焚之賊自是鋭沮有終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洞屋以進遂入城是夕二鼓均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遁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

聞懷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語左右曰縱賊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餘黨散走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其衆多醉均竄壁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初神御軍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揮領之既殺昭壽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榮攝弓罵曰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衆即擁之

爲主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
貢舉以張鍇爲謀主云賊旣平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
察留後秦翰等遷秩有差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再遷
崇儀使領恩州刺史有終後知永興軍府徙秦州景德
初徙并代副都部署丁內艱起復契丹入寇上幸澶淵
受詔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旣而王超桑贊
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契丹脩好命還屯所
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卒年五十九贈
侍中有終沈敏善斷不畏强禦輕財好施豐於宴犒奉
身甚薄常所御若銅鞍勒馬而已身沒之日宿負不啻

千萬官爲償之王繼英在樞密忌其進用屢言其爲將
厚賚以收士卒心眞宗不之信卒保護焉
孝先字子思舉進士以衛濯訟除籍後歷太常寺奉禮
郎隨季父有終討王均以功改將作監丞李繼遷陷靈
州軍費多出於民孝先請募商入粟償以茶鹽召對稱
旨命馳驛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規畫後多施行累遷
屯田員外郎知興元府坐保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
鄆州宰相寇準舉換內園使知貝州以事謫澤州都監
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召以祕書省校

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爲岐路求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治渠事知坊州徙閬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累遷職方員外郎卒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置麾下卽位隷御龍直累遷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眞宗以頭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初歷帥永興奠牢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

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六年契丹大入超召鎮州叅贊高陽關周瑩率
兵會定州瑩以非詔旨不至契丹圍望都超贊率兵赴
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偏契丹出其背遮絶糧
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遂旋師繼忠孤
軍没焉景德初上巡澶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
遂深入罷超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
鎮建雄知青州卒再贈尚書令謚武康超爲將善部分
御下有恩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鬭子德用
德用字元輔初以超蔭補衙内都指揮使至道二年分

五路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虜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絶其歸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見隊伍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内降補軍吏者及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皆不奉詔仁宗閲太后閤中得德用奏寄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

樞密院事遂為副使又之遷知院加檢校太尉歷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遂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驗之不實言者猶不已降秩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徙知曹州或謂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對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為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改澶州契丹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鎮撫之又

賜手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再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乂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歸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一發中的再發又中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德用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曰黑王相公帝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

急不相救以至屢敗誠願下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
出奇自立異效帝以爲然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
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
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
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
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
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賜弓矢後封魯
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
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
武恭子咸融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馬全義當開國初有戰功而年弗永王超闇懦非閫帥材雷德驤強直自喜無樹立彼皆蒙人主知遇竟不至崇顯有由也然馬之子知節雷之子有終王之子德用並能自奮取將相勒勳帝籍爲閥閱光易曰有子考無咎此之謂乎

王繼忠　傅潛張昭允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補東西班殿侍事眞宗藩邸以謹厚被

親信卽位累遷殿前都虞候高陽關副都部署徙定州咸平六年與大將王超等禦契丹於望都陷焉事在超傳中初謂已死優詔贈恤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繼忠表懇召還上以誓書各無所求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厚歷左衛上將軍封楚王賜姓耶律又改名宗信後拜樞密使致仕卒子懷玉亦仕契丹至防禦使

傅潛冀州人事太宗藩邸卽位隸殿前左班擢至侍衞馬步軍都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道中爲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真宗卽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

年復出爲鎭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邊檄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潛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威虜朝廷屢間道遣使督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秦翰亦屢促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爾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適挫吾銳氣耳然不得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兵爲援及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戰死車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等領前軍赴鎭定與潛會潛逗遛不發致敵騎深入劫人民焚廬舍上大怒追削

殁單騎郎軍中代之潛下御史府獄具上貸其死詔削官并家屬長流房州籍沒貲產後起至判左金吾衛仗卒張昭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父秉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換右班殿直累遷西上閤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出夏綏州路領後陣超深入數百里道阻糧絕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敗眞宗即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壻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鎭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與傅潛同削官長流道州起歷右神武將軍卒

戴興雍丘人美鬚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

見奇之留帳下卽位累爲邊將有功遷至殿前都指揮使定武軍節度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興所部深入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上道坐左遷咸平初知京兆府卒贈太尉

王漢忠字希傑彭城人少豪蕩形質魁岸得事太宗藩邸卽位以軍功歷諸州副都部署遷至殿前都虞候眞宗卽位自中山召歸旣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威塞軍節度改領保靜軍又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

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責降知襄州未上道卒贈太尉漢忠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待賓佐有禮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羣帥不悅漢忠沒後子從吉詣闕訟父冤因歷詆羣臣付御史獄具伏乃進士楊逢爲之辭從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州

王能定陶人以事太宗晉邸被擢用眞宗即位自捧日右廂都指揮使出爲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初眞宗詢軍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能魏能頗宣

力公家陳興張禹珪亦有聲干時才固難全拔十得五
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魏能張凝並命出
爲邢洺路都部署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保靜軍
節度代還以疾累表求解御授彰信軍節度罷軍職赴
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張凝滄州人少有武勇事太宗藩邸即位爲邊將遷至
六宅使眞宗時累有破契丹功遷至趙州刺史歷邠寧
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候數擾凝率兵入
敵境生擒戎將燒蕩三百餘帳斬首五千級慶州蕃族
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戸與生羌錯居

頗爲誘脅𢡖引兵降岩移等百十十餘族合四千戶邊境獲安加寧州團練使昱徙初遷本州防禦使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兼北面安撫使契丹受盟歸所過猶侵剽遂以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躡之後契丹不敢肆暴改高陽關部署以勞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多以犒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眞宗詔厚恤其家官給葬事

魏能鄆人由雲騎卒至散員左班都知太宗稱其材勇累遷馬步軍都軍頭眞宗即拜黄州刺史已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又加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

丹入寇能屢敗之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乞留詔嘉之徙莫州路部署景德初以破敵功賜袍帶手錢召拜防禦使復爲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伺敵動止會詔能與張凝領偏師分道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懦不前且不戢所部徙屯定州及遣凝躡迹北行能覊儷險自度無功心愧多怨辭以訕聞朝議謂剛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綦政敏爲鈐轄俾同職焉明年師還坐退縮失期師旋不整貶歷右驍衛大將軍虢州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卒

陳興澶州人開寶中隸御龍右直太宗累遷御龍弩直

都虞候咸平初歷涇原儀渭鎮戎軍部署俄與曹瑋奏
翰領兵抵鎮戎軍掩擊蕃寇章埋族帳斬獲甚衆詔書
嘉奬繼遷所部康奴族往歲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
尤桀黠難制復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巢穴盡獲器畜
焚掘其窖藏復詔褒之累遷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領
登州防禦使出爲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
事罷軍職改徐州防禦使知懷州卒
許均開封人由龍捷卒爲武騎十將累功遷至第三軍
指揮使咸平中歷磁州刺史涇州駐泊部署數月知鎮
戎軍眞宗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邠州駐泊部

署改永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時有王長壽者聚徒百餘抵陳留剽劫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黨皆盡擢本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代還卒幼子懷德有傳

張進曲阜人拳勇善射應募隸鎮兵太祖奇進才力補控鶴軍歷事太宗真宗累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徙天雄軍會詔塞鄆州決河屬進董其役月餘畢工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州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未幾卒

李重貴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事太宗藩邸即位補禁衛累遷右廂都指揮使歷代并副都部署眞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南侵議屯兵楊瞳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與戰康保裔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歷知鄭州以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卒

呼延贊太原人少爲驍騎卒太祖以材勇署遷錄功補

副指揮使太宗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加馬步軍副都
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
之作武藝贇具裝執鞬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
四又引其四子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
子衣帶又加都軍頭歷領洪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眞
宗嘗補軍校皆敘己功或至讙譁贇獨進曰臣月奉百
千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
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壯其知分未幾卒贇驍悍
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
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

忘死爲主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
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封股爲羹療之
劉用相州人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晉邸即位補軍職
累遷捧日都指揮使高陽關副都部署真宗時烽候數
驚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即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
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未幾換鎮州
副部署景德初爲邢州部署車駕北征用以城守之勞
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卒
耿全斌信都人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中衢自薦材幹
得召試以善左射隸帳下即位補東班承旨再遷日騎

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馬雨中流矢死凡三易乗戰不却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宥州敗之累轉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眞宗甞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觀其詞氣若有志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俄知安肅軍甞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滸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祗候東封以爲濮州鈐轄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初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

使上其功隸殿前班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
軍頭戍環州至道二年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
糧趣淸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
又戰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
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
八創護芻糧官吏直抵淸遠紹斌繼至表上其功補澶
州龍衞軍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俄還澶州召
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庭發二矢
上許之旣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前後征行
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宿

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傅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內都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從之未幾卒

論曰王繼忠兵敗不能死臣事朔庭是謂喪節而家免李陵之禍傅潛總帥握重兵畏懦縱寇是謂失律而身逭何徽樊愛能之誅宋家御將弗肅槩可見矣許均短吏治戴興王漢忠魏能陳興晚衰威名若王能張凝諸

人勇而有謀忠而能力且竝克有終眞宗謂拔十得五亦有助者諒哉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爲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從征李筠及李重進以功擢至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卒皆從行討蜀還改龍捷都虞候嘗盜官馬貿直償博事發獄具釋之

太宗歷遷會州觀察使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賊來薄陣且行且鬬至耀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爲期旣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爲賊所圍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死者甚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驛聞優詔褒美時命李繼隆范廷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爲本州都部署兼內外

都巡檢使繼隆言紹斌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自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眞賊臣也捕繫詔獄貶官號州安置眞宗召還歷環慶靈州淸遠軍部署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復命爲鎭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潛遣與石普益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䘏郎領兵援之二人果爲賊所困頗喪師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斌三馳書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愼無窮追潛性巽懦得書益不敢出賊衆益熾焚劫城砦首車駕駐大名

召潛屬吏詞逮紹斌被黜景德初復起累遷左領軍衛
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輦縣都監卒
王榮定州人事太宗藩邸即位補殿前司被擢用坐受
秦王廷美宴勞貶又爲馬仁瑀子所告流海島後召還
累遷侍衛馬軍都虞候絳州觀察使出爲定州行營都
部署榮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
於孝子之門榮竄逐之餘兇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
晉帝養成張彥澤耶即詔罷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
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間嘗規正榮疾其攻己莊宅
使監軍王斌雅善榮意明構榮罪因撫明以報怨下樞

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謂左右曰刑罰之加必當其罪
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哉遂賜勞
明緡錢束帛榮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眞宗即位累遷涇
原儀渭駐泊部署援送靈武芻糧至積石夜爲蕃寇所
劫衆亡殆盡除名配均州起歷左衛大將軍領昌州防
禦使後爲河南府駐泊都監卒榮有膂力善射嘗引强
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楊瓊西河人事太宗藩邸即位補軍職征太原討蜀寇
咸有功擢至單州刺史後徙知霸州兼鈐轄改防禦使
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靈瓊固捍又

導黄河溉田數千頃詔褒之咸平中歷諸路副都部署
後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
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入寇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
遠瓊與馮守規張繼能失計以致城陷瓊未嘗交一鋒
坐削官長流崖州籍繼能家起歷左領軍衞大將軍領
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
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
錢守俊雷澤人少勇鷙嘗爲盜陂澤中稱轉陂鶻在周
爲鐵騎卒事太祖從征淮南下壽春繼從克關南宋初
補禁衛以從征太原功被擢用太宗時屯師備邊從征

范陽及援田重進北伐咸有功遷至齊州團練使又爲河西副都部署其後數改官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卒
徐興青州人宋初隸御龍直以平澤潞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壅汾水灌城益有勞遷本軍副指揮使太宗時屢以戰功遷至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爲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率掠於寇興畏葸戰敗坐削籍流郢州會赦起歷左監門衛大將軍
王杲齊州人周應募隸先鋒宋初從征澤潞平揚州以

功抜遷後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賮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累功拜唐州刺史歷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爲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以疾卒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父彥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爲其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軍職數有功累

還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
轉餉靈武爲虜所掠除名流光州起歷忩州鈐轄改皇
城使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愨寡過眞宗悼之
白守素開封人以蔭補東班承旨累遷至供備庫使鎮
州行營鈐轄眞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命魏能爲部署
曰能頗强愎尤難共事以守素練邊計張銳性和善命
爲鈐轄戍順安以貳之景德初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
能發兵破之徙屯冀州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靜
戎軍兼泝營田之役俄爲鎭定鈐轄追敘前勞加合州
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久

名聞北庭上慮其不欲行遣內侍密諭守素頓首感咽乃命代馬再遷南作坊使五年卒上甚惜之

張思鈞邢州人善擊劍挽强博奕初應募爲卒歷晉周爲南北兩關巡檢宋初遷至都虞候郭進田欽祚戍三交嘗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閤門祗候齊延琛苗景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奪還太平興國初屯定州以功領河州刺史雍熙三年邊人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州署改鄜延巡檢使眞宗

郎位從益州鈐轄兼總漢九州都巡檢使巴西尉傳欽有善焉思鈞求之不與思鈞恃功責翊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侍御史臺鞫治削籍流封州起歷左千牛衛將軍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鈞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云

李琪伊闕人幼給事宣祖左右太祖受禪命補殿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効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琪性素鄙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覘其賂遺視厚薄爲重輕太宗知之遂貶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

地爾終左武衛大將軍

論曰田紹斌背所事而禍貽其親王榮享豐祿而薄於老母宜太宗以為大戾而加之罰也真宗嘗謂才難全郎有瑕疵亦㧞用之二子竟碌碌進而復黜自古寧有虧孝而致功成名者哉楊瓊戮妖王杲辭賄李重誨寡過似矣顧韜略無踰人徐興張思鈞頗有戰功然志不逮初非驕則怯故皆不免於譴李琪貪鄙賴攀附恩保全錢守俊改行以示勳白守素練邊討為虜畏伏其譚延美張凝之倫乎

宋史新編卷八十一　列傳二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呂端　畢士安(曾孫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宰相餘慶弟也少好學以父蔭歷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秩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郝崇信使契丹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爲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判官太宗征河東將命廷美居留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弔伐王當表率扈從主留務非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

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吏民列奏借留歷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端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左遷會置考課院諸負譴責散者引對皆涕泣訴饑寒至端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帝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擢至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眞台輔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帝即以端爲左諫議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爲相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帝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罷蒙正拜端戶部侍郎平章事時至道元年四月也端慮同列寇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建明帝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寇準在樞府帝召與謀欲誅之準退端邀謂之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

端曰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讎堅其叛心爾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用其策其母後病死繼遷尋亦死繼遷之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帝不豫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帝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閤內使人守之而入后曰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命有異

議邪眞宗既立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以疾請罷爲太子太保在告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錄其四子端瓌秀有器量善與人交輕財好施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每問端爲宰相否端不蓄貲產諸子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孫誨自有傳

畢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

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朱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第進士歷兗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中歷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本名上元犯王諱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然之俄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帝不以爲然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爲

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遷至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以目疾求解改兵部出知潞州復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

準者正所宜用也眞宗曰當藉卿宿德鎭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準乃安會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轉竊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眞宗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禦備狀又合議請幸澶淵初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繼忠奏請議和獨士安以爲可信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繼忠之奏臣請明任之眞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時已詔巡幸議者猶鬧鬨一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

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不可惟堅定前計車駕至
澶淵伏弩射撻覽死和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
朝論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恐不能久及罷兵乃接邊
要選良守將易置之塞上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
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
量時制法以次第行之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
廣取士二年以病求免不允十月晨朝疾作常步出臨
視已不能言詔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贈太傅中
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
風采善談吐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繕寫又精

嘉詞翰有集三十卷甞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沒後眞宗悼甚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及王旦爲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曾孫仲衍仲游最顯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簿縣人馬宏橫閭里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得其姦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第進士歷司農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王珪與充不相能故抑不

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盡其當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官制行神宗自擢起居郎未幾卒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

爲不稱詔皆追傒之隳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
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
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
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
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
非之疑又況其有邪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
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反王安石所爲仲
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
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

湯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
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説而百不行今遂
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
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
入之數使天下了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
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
八皆安石之徒雖在其勢之可爲也以此救敝如人久
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

之猶在也光軾得書瞿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仲游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擢仲愈至祕書少監

寇準字平仲下邽人自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其可欺邪後中第累遷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帝延近臣問時政

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
之證蓋刑有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召問所以不
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
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
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杖復其官非不平而何
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拜準左諫議大夫樞
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
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
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
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

準厚明年召拜參知政事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屛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馮拯陳準擅權又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得以任胷臆亂經制帝召責端等端曰

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
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
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前帝益不悅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
尚書工部侍郎咸平中累遷兵部爲三司使景德元年
與畢士安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小
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
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準
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
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

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
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
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
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
今陛下神武將臣恊和若大駕親征自當遁去不然出
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
何棄廟社欲幸楚蜀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
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
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
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府

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語在瓊傳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弩矢中其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

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陛下聞博乎博
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由是準眷寖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
陝州後相王旦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爲巳恩俟行
當深戒之大中祥符中遷户部尚書知天雄軍還兵部
入判都省巳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準惡三司使林特沮
之而助轉運使李士衡帝不悅謂旦曰準剛忿如昔旦
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初改山
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爲

天書帝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命準上之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郊恩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帝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謀洩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謀殺大臣丁謂等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謂以計誅懷政降準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

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興初再貶雷州司户參軍觸暑冒險日行百里左右爲泣下準昂然無隕穫色閱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初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天聖初徙衡州司馬太宗嘗得通天犀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

準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趣左右臥具就榻卒年六十三準之入相也張詠在成都聞之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驂雖庖廄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祀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後復太子太傅贈

中書令萊國公賜謚忠愍皇祐四年詔撰神道碑篆曰
旌忠
論曰呂端畢士安寇準皆以忠義果斷之資輔政於至
道咸平景德間內折王繼恩廢立之謀外弭遼夏兵戈
之禍所謂非常之功固非常人之所與也端士安寡貲
產子孫不免飢寒魏野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彼皆靖共國事遑念家哉或謂準喜搏擊不如端
之器量準耽宴飲不如士安之謹飭準竄死南裔不如
二公之令終要之大節礌礌落落未易議優劣云

宋史新編卷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八十二　　　　列傳二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沆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祖俱仕州縣父炳爲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以供億勞加侍御史沆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歷直史館雍熈中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并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以償遷至翰林學士

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内艱起復出知河南府眞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卽位遷戸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車駕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畢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䟽言仲舒不足與共事沆遂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

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姦邪是也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

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封

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
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
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
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
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
笑曰他日當思吾言也準後竟為謂所傾沆為相接賓
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
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
今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
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

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出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沆又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嘗讀論語曰沆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初卒年五十八上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即位詔配享眞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

聲譽人莫能干以私胡旦舊同知制誥旦謫外久聞沆參政啓賀歷詆前居職四人之短而盛譽沆沆不悅逆爲相不之援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謂太隘沆笑曰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曰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且人生朝暮不可保安事豐屋哉

維字仲方第進士真宗累遷翰林學士承旨仁宗累遷工部尚書會傳契丹將絕盟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旣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歷知陳州卒維博學少

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
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册府元
龜性寬易獎借後進耆酒善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
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無餘貲贈尚書右僕射
王旦字子明父祜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
爲名臣又多陰德語在祜傳祜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
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進士及第爲大
理評事知平江縣歷遷殿中丞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
初王禹偁薦其才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
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旦登第不十年繼其父

任特論美之同列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非吾所及李沆同年生亦推爲遠大器眞宗卽位遷拜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未幾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從幸澶州命旦權留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契丹旣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王欽若忌準傾之語在準傳欽若度帝厭兵復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

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喩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帝尚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飮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

舉其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封禪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中兩爲大禮使累進秩拜司空又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二邊兵罷不用眞宗以無事治天下旦務行故事愼所變改帝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執政請崇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有言榮王宮所延非天災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坐者皆

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甞所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已焚矣繇是皆免契丹奏請歳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以歳給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

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準罷樞密使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準在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

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遂解帝欲相王欽若旦曰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帝遂止其後欽若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

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奏入無不可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請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旦曰朝廷榷利

至矣故士遜迭更是職未嘗求利時謂識大體李迪賈
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
以師爲衆與注疏異旦曰迪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
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
旦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
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太保爲兖州太極觀奉上寶册
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
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
子隨而拜之旦復求避位帝憫其形瘁以太尉領玉清
昭應宮使初旦以宰相兼使及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

使自旦始尋命肩輿入禁許挾扶以見帝曰卿萬一不諱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再三問不對歷問張詠馬亮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莫如寇準帝曰準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非所知旦卒歲餘竟相準旦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有集二十卷乾興初配享眞宗廟庭賜碑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被服質素不好珍異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與爭爲不義爾

眞宗以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旦臨終謂其子曰吾無狀久坐台司卽死當祝髮披緇以塞吾志家人欲從其言壻蘇耆力排而止之三子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第進士歷淮南轉運副使或薦其武幹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尋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以婦翁張去華累落職知廣州州兼掌市舶敏中預市藥物往在官無所須以廉聞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

張詠付中書曰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籥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遷給事中眞宗即位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復拜兵部參知政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既而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

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眞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眞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乃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眞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趙德明納款因命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

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
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
厚有得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刼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
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爾於是有復
用意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中歷刑部尚
書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進兵部
尚書天禧初加吏部尚書累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四年卒年七十二帝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
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多智曉民政愼於采拔
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優禮雖衰疾終

不得謝有集十五卷子傳範在外戚傳傳亮生子經經女爲神宗后得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

論曰眞宗倚任賢弼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尤專且久沆格後宮戚畹濫恩蓋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四方敷虞一切罷喜事者建白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體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救謗不校薦不市恩遼夏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沆顧依違符瑞舉朝咸若狂豈特先見不沆若哉敏中勤政理愼采拔惜與張齊賢競十萬之貲淸節喪焉嗚呼漢韓安國唐杜黃裳皆喜賄爲名宰張向非其倫耶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平興國三年第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卽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願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戩之功則駕馭戎臣莫玆爲重此要機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務脩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

事集賢院雖有書籍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無圖籍臣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溢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两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制度邪臣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襃答賜錢五十萬或戒少騁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

奪邪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
以爲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後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
邊事謂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
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其說甚備上嘉之
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移睦州會文明殿災
又拜章極言時政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
封禪以本官知制誥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迕宰
相罷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
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
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旣而同知審官院兼通

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錫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屛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

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䟽六年卒年六十四上覽遺表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門慕魏徵李絳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䟽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擢進士爲簿令遷至大理評事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

寓規諷時北庭未寧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强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外任人內脩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軍臣單于亦在乎外任人內脩德爾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禹偁疏云旱雲未霈宿麥未苗旣無積蓄民飢可憂望自

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衞軍士邊庭將帥悉量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盧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召拜左正言太宗以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㕚外以便養俄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謂宜曉諭蕃漢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

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孝章皇后崩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或言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眞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疏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

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榦弱枝之術亦匪得其

中道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戸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閲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

言意藏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水今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登進士第爲江都簿眞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

直因訪其後擢嘉言至殿中侍御史曾孫汾進士甲科
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
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衆
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踐歷中外李沆宋湜寇
準薦其才累擢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
掌三班院邊將張永德笞小校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
詔書言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
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
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䘏李順

因之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城中屯兵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
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復
激繼恩分兵鄰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詠計軍食有二
歲之備遂奏罷關中糧餉帝大喜及正頓師不進詠以
言激之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
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乃決行深入大致克捷寇略之際民多脅從
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大修荒政歲糴米

六萬石以廣儲蓄蜀人賴之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
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詠戮造訛者遂帖息詠曰妖訛之
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
不在厭勝也初蜀士不樂仕宦詠敦勉郡之賢者張及
李畋張逵就舉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丁外艱起
復改兵部郎中眞宗即位連拜御史中丞未幾出知杭
州又知永興復命知益州遷至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
治狀聞詔褒之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
院詠中歲瘍生腦頰妨巾櫛求知潁州上將委以青社

或眞定令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憫詠腦瘍甚令薛映馳驛代還抗論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虛帑藏而困生民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

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未幾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恩威並行人畏而愛之嘗謂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卞急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眞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

論曰田錫仕太平時屢上書極諫常若有朝夕之虞謂憂治世危明主非耶王禹偁直躬鯁論與錫名齊醇文

與學乃餘事耳張詠以嚴爲治勳績卓爾而遠不忘君
請誅賊臣之疏天下快焉惜詠不大用禹偁不見容錫
僅得諫議蓋獨立者多齟齬信道者輕榮利仲尼曰吾
未見剛者三君子近之矣

宋史新編卷八十二